

潮头诗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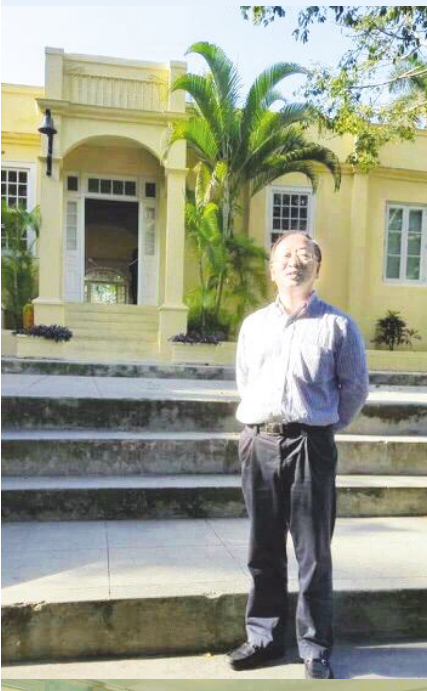
拜访海明威故居

■ 李后强



一座与海相连的城市，
一位与海同姓的作家，
一部与海牵挂的名著，
那是什么？你猜猜！
那就是，哈瓦那，
那就是海明威，《老人与海》！
丁酉年末，带上童年的故事，
飞过亚洲、欧洲、北美，
跨越辽阔的大西洋，
我见到了拉丁美洲的海。
站在塞罗区的山丘上，
眺望何塞马蒂革命广场，
湛蓝的天空，远去的海水，
海天一色，蓝流诉说着期待！
海，是维西亚庄园的内涵；
蓝，是哈瓦那城市的色彩；
暖，是古巴天生的气概；
净，那才是加勒比海！
四只家猫的坟墓，
一艘游艇的楼台，
军装、猎枪、书籍、打字机，
兽头、笔筒、显微镜、地球仪，
个性怪异，成就一代旷世奇才！
斜阳穿透棕叶，
椰尖碰上行云，
海岸点响白浪，
生活在海的世界，
军人激情在燃烧，
作家灵感在喷发，
怎能不写老人与海！
人，只有老了才明白海的胸怀，
海祭、海钓、海风、海涛……
看不尽的景，说不完的海，
人生不易，海涵大爱！
相聚在棕榈树下的粉丝，
语言不通，肤色不同，
但呼喊着一个共同的名字：
海明威！威名-----嗨！
短暂寂静，唯我独在，
海子说，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我要讲，只要真理在，不怕逆流来！
古巴，没有因为被殖民而落败！
社会主义浩浩荡荡，长盛不衰！
古巴呀，你真奇怪，
只有阳光，没有四季，
只有蓝天，没有雾霾，
哈瓦那呀，因为有了海明威，
名扬四海，多么出彩！
海上生红日，天下共大海。

(2017 年 12 月 21 日于哈瓦那)



潮头地理

大海子其实不是海子，她只是堰塞湖。大海子其实并不大，说她大，只是因为当地缺水，缺水的地方能有这么一片湖面，自然稀奇无比，在人们心里其大无比。

——朵行记

1

“大海子干涸了！”我告诉母亲时，她却重重地拍着桌子说：“咋可能！大海子都干了，那还了得！”

但事实是大海子真的干涸了！方圆几百米的湖面破裂着脸，仅湖心还汪着簸箕大的一泓清水，暗黄的淤泥龇咧着嘴唇，一块挨着一块，用手轻轻一掰，就碎了！鱼儿、贝壳、螺蛳、水马……成群结队地移向湖心，小小的水洼拥挤不堪，一张张饥渴的呷着的嘴唇，虔诚地向着天空。

附近的村民们蜂拥而来，挑着水桶，扛着锄头，拿着撮箕，背着捕鱼器……疯了似地奔向大海子。男人们挽起裤腿，跳进湖心，用撮箕捞，用捕鱼器打，有的高举着锄头，掘出一个又一个的深坑，再从湖心挖出一条条小水沟，将那唯一的水源据为己有。女人们领着孩子，蹲在泥块上，用锄头撬起躲在淤泥深处的大贝壳，巧妙地将壳去掉，把肉装在桶里，带回家去喂猪；淤泥深处还埋着许多野生的菱角，挖起来，洗净，咬开，雪白的果肉，淡淡的清香，只是水分少了，嚼着像干粉。

母亲站在公路边的细叶子桉树下，无比忧愁地看向湖心：“干了！真的干了！我活了几十年，从没听说过大海子干涸！”

但是大海子真的干涸了，到最后连一滴水也没有。

人们还在使劲儿地挖，狼狗儿地刨，成群的绿头苍蝇从四面八方飞来，围着大堆死鱼的尸体，“嗡嗡”地闹着；死去的贝壳真的只剩下了空壳，白花花的，亮堂堂的，一堆挨着一堆，像山丘，像坟头。曾经无比美丽、神秘的大海子，就这样裸露着干瘪的身体，任人们在她曾经神圣不可侵犯的肌肤上蹂躏践踏，制造出无数血淋淋的伤口。

她痛着，但是没有声音。她哭着，但是流不出眼泪。



●摄影/杨树国

潮头品茗

2016 年初夏，我继续走在藏区寻访中国最古老村落路上，这一站，我足下到达的地方是位于川西北高原阿坝州马尔康的一个神秘村落——丛恩村。这里有生长在高山之巅的茶堡克萨民居，它神秘的辉光重重地敲击着我的每一根神经，愿藏区的这些古村落永存山间。

——题记

“琼茹”，丛恩村里遗落的花

对一些乡村的惦念，一直未断过。这样，我就永远走在乡村的路上。

茶堡河细细的从大藏山里哗哗流过来，流入丛恩村的时候，河流沿岸田野里青稞苗和玉米苗正葱茏成一片片殷绿，这是川西北高原上阿坝州的马尔康沙尔宗乡。人们习惯叫“沙尔”的小地方。

我们起得很早，山里的阳光早早就冒出来了，走过小桥，州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克萨”民居就在这里。茶堡河滋养的茶堡“克萨”民居其实是一座孤独的石雕房，因为它的楼层比普通石雕房高几层，所以一眼就能看出它的与众不同。这座细瘦高挑的石雕房呈方柱形，形只影单的站立在翠绿的田野里，四周除了几座宽矮的普通藏式石雕房，全是山林和青稞玉米地。“克萨”民居独特的建筑特点使得这座民居声明远扬。

这种被称为“邛笼”的民居建筑与藏区其它建筑风格略有不同，在西藏地区也称作“琼茹”。马尔康茶堡河流域的沟谷地带，保留着上百座这种邛笼石雕房。

我们要去寻访的是位于山巅的茶堡“克萨”民居。大伙从“克萨”民居的身旁沿“之”字形山路往山颠的村子前进，站在山脚下仰望高山之巅，除了望得见头上的蓝天，还望得见蓝天上的白云，老寨藏得很高很深，要目睹它的真容还真是一件不易的事。

我们攀爬了近三个小时的山路，腿脚疲软得有点不听使唤了，终于几座苍老的石头雕房耸立在蓝天之下，别具特色的茶堡“克萨”民居真容在我眼前暴露无遗。我坐在小路边的一块大石头上，静默看着山巅坡地上

大海子痛没有声音

■ (四川)彭万香

2

记忆里，第一次走近大海子是九岁。那年，小姨搬新家，大舅包了一辆大卡车载着四五十位亲戚去“进火”（娘家人为出嫁的闺女庆祝乔迁之喜），大海子是必经之路，我们站在车厢兴奋地向着大海子挥手，清粼粼的湖水碧波荡漾，大片大片的荷叶平铺在水面上，鹭鸶、野鸭、水点雀……“扑棱棱”地掠过湖面，水花飞溅，人们戴着草帽，划着小船，撒着渔网，唱着山歌，灵巧地穿梭在湖面上……

附近的村民口口相传着一个故事：从前，大海子是一条街，有一天，突然来了一匹白马，啃食了人们的庄稼，村民们商议要将它杀了来吃。有一对善良的老夫妻，不忍心吃白马的肉，夜里，白马投梦给妻子，告诉她村子要沉，睡到石臼里有三滴水就赶紧跑，千万不要回头。但是两位老人醒来时，石臼里已经有两碗水了，慌乱之中，两人跑向不同的方向，听见身后轰隆隆的水声和人们的哭喊声，二老同时回头挥手呼喊，却瞬间被定在那里，变成了两尊回头的石头像。有一年，人们到湖心打鱼，曾从湖底捞起过油坛、箱子，只是打开见着太阳，里面的猪油和衣物立刻就化成灰了。

咀嚼着这些美丽的传说，大海子越发地神秘，远远近近的人们慕名而来，划着小船到湖心撒网打鱼，摘菱角，在湖边踩藕，捡贝壳，大海子已成了人与自然亲密接触的天堂。

后来我工作了，学校就在离大海子不远的镇上，闲暇时，最喜欢领着学生去大海子，捞小鱼，捡贝壳，采荷叶，或寻一块空地，下一盘象棋，打一回扑克，画一幅美丽的风景，看远处牛羊悠闲地吃草，日子静谧而又美好。



●摄影/杨树国

故乡在山上

■ (四川)周家琴

遍布盛开的的野花，一面山坡上开满雪白的小花，另一面山坡上开满黄色的花朵。

快到寨子门口的时候，迎接我们的是小道山坡上一大片浓密的黄色野花和几位耄耋之年的阿奶，阿奶们坐在门口的柴垛边晒太阳，手拿佛珠露出慈祥的笑容。老村长动作娴熟地打开木栅栏，几头藏香猪摇头晃脑的模样很可爱，遍地浓郁的猪粪味儿告诉我这里是真正的藏区农家。茶堡克萨民居仍是石头砌成的雕楼，容颜依旧，一看就是年代久远的石雕房子。这些站立在山上的邛笼石雕房五六层的结构，高达十余丈。屋顶两层的阳台四周都有小木棍编织的粮夹，形成了独特的一道景观。

尽管这些茶堡民居已经很古老了，但是它们头顶蓝天，脚踏山巅，虎虎生风地站立在高山之上。

零距离接触，倾听一种真实的声音

生活在丛恩山上的村民，世代代生活在海拔三千多米的山上。他们把家安在山上，故乡就站在山上了。

我们走进了让波老人的“邛笼”石雕房，感受老寨里别样的生活气息。

我问让波老人自己居住的寨楼有多少年了？老人摇头说不知道。村长说他们家都住了四代人了。粗略一算也有两百多年，这些百年老屋已显出沧桑的容颜，屋子的底楼因为是猪牛羊的圈舍，饲料粪便成片成堆，几只藏香猪不停地拱着猪粪，一只藏香猪把一半的身子陷在猪粪里玩儿，一股浓郁的农家肥味道扑鼻而来，感觉这才是地道的农村味道。

让波家的木楼梯光滑黝黑，有些陡，刚好容得下一个人攀爬，我抓着楼梯扶手爬到二楼，二楼有一个露天大阳台，二楼门口门楣右边挂有一个马头骨饰，马头骨上刻有几

但是不知从何时起，大海子边的菜园、稻田、玉米地越来越多，越围越拢，靠近公路的地方还泊着一艘巨大的船，各种美食的香味弥漫在空气里，夜晚还有唱卡拉 OK 的人在嘶吼，周围的矿山上，机器轰鸣，永不停息……大海子的水域越来越小，那些水淹不到的地方，渐渐长满了草，野鸭将家安在靠近水面的草丛里，鹭鸶几乎绝迹了。

3

经历了劫难的大海子，一两年都没有蓄上水，好不容易下了一场大雨，蓄了一点点水，人们又蜂涌而至，挑的挑，抽的抽，要不了几天就又干涸了。野腊柳、飞机草、铁苋草……这些霸道的生物入侵者，很快抢占了领地。人们也不甘示弱，牵着牛，拖着犁铧，将玉米地向湖心又移近了点，有的干脆赶着牛羊在草地上尽情地放牧，牛粪、羊粪、驴粪滋养着野草，越长越茂盛，很快就比人还高了。

连续几年的干旱，加重了当地老百姓生产、生活用水的老大难问题，当干旱再度来临时，人们连人畜饮用水都困难了，有一年甚至要到很远的地方去背水、拉水，那些辛苦开垦出来的玉米地、菜地，渐渐又长满了草。人们苦苦地熬着，像大海子一样干涸，看到天空飘过一朵乌云，就欣喜若狂，渴求着马上就会有一场大雨倾泻下来，但是乌云往住只停留一会儿，又散了，火辣辣的太阳晃得人睁不开眼。

大海子痛着，但是没有声音。她哭着，但是流不出眼泪。

终于有一天，戴着安全帽的工程师来了，庞大的机械也来了……经过艰苦的努力，金沙江的水翻山越岭来到了……大海子终于又有水了，渐渐漫过那些水草，向周围的菜园、稻田、玉米地扩展。

湖面上，鹭鸶又零零星星地飞回来了，野鸭又开始钻在草丛里生蛋，只是鱼儿依然很少，水面上荡漾的不是荷叶，而是还没有被完全淹没的野腊柳……

深夜，路经大海子，水波轻轻地拍打着田埂，似在无声地讲述着那匹白马的传说，远处的山上，两尊回头石若隐若现，在朦胧的月光里正向着大海子的方向挥手……



●摄影/杨树国

行密密麻麻的经文，染成了墨蓝色。我一口气爬上了四楼顶层上，这里是让波家的经堂，在经堂门口看见了最古老的转经筒。在藏区，藏民家家都没有经堂，女性不能随便出入，所以我只是隔着三二米朝里面望了望。

经堂外面是个不到十平方米的屋顶晒坝，屋角处挂有一排连枷等农具。站在让波家的屋顶及目四望，除了苍翠的群山就是蓝墨水一样的天空，和天空中飘浮不定的云朵。突然，在西北方向的群山之巅，我隐隐约约看见了闪闪发光的佛塔，村长说那里就是大藏寺。从让波老人家里出来，与他家紧紧相邻的一座茶堡民居屋子里似乎特点安静，没有人烟的样子。村长说那是藏族歌手南卡的家，南卡现在是名人了，估计难得回来了。我一听，原来位于高山之巅的茶堡寨子里，也是出人才的地方呀！

恰遇丛恩村三组一位 87 岁老人去逝了，我们走到村子里的时候老人已经火化，村子里的村民做好上千个察查寄放在一颗松树下，以这种独特的方式为过世老人祈福。我们去到三郎严木初家时，几位上了岁数的老人正在为逝者念经祈福。低沉肃穆的诵经声传入耳鼓，我们双手合十默默祈福。

由于地处高山之巅，交通不便。在丛恩村，村民过着最低的基本消费生活，很多老人没有走出过大山，但是从他们脸上看不出对生活的失望，从不离手的转经筒转动长年的祈愿，他们脸上永远露出的是淡定的表情。

故乡还在山上

如今，丛恩村的村民百分之九十都搬迁到山下的河谷地带安居了，可是他们的土地还在山上，他们的牛羊还在山上，他们的老房子“邛笼”也永远站立在山上，他们的心还留在山上。

虽然，象雄民族已经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了，但是古老神秘的象雄文化却深深地渗透在今天的藏族文化之中。今天我们在丛恩村看到的“邛笼”，这里的茶堡克萨民居建筑也真体现了象雄文化里建筑学的精神。

潮头拾贝

乌镇，一幅画在心里的素描

（四川）曾小平

其实，人生就是一只候鸟

生活，就是永远在舌尖行走
攀行在高处
我们如站在电线上的麻雀
总感如履薄冰
下到谷底，望着一线天的风景
我们不甘心井底之蛙

行走在喧闹的城市
无法承受高楼林立的街道挤压
像逃离浓烟中的厂房
一头扎进乡村农舍
想尝尝采菊东篱下的世外桃源
在乡野久住我们又觉得寂寞中缺少什么
纵使溪水明快雀跃森林绿绸一般铺展
最终，我们依然是树上的鸟群
一声枪响就一只不剩地逃离现场
是的，我们所有的选择只是围城内外的挣扎
永远在舌尖体味酸甜苦辣
在寒暑中做一只频繁迁徙的候鸟
冬天到南方去
夏天又飞回北方

在泸沽湖，我等待一场艳遇

尘世，到处流淌着化工厂的废水
而在深秋的清晨
我终于来到一个名叫泸沽湖的地方
一个生长爱情与鸟鸣的村落
那里，翠竹从郑板桥的画中走来
梅花鹿羞怯的眼眸与美丽的传说有关
它带给我雨后陌生而又久违的新奇
顺着它引领的方向
我找到了梦中的桃源
一片自由舒展的河床流淌着碧水
在盛满寂静的绿韵流转的山谷
我耐心等待一场艳遇
我相信会收割一场没有施过农药的爱情

乌镇，一幅画在心里的素描

这十多个平方的书屋墙上有一幅肖像素描
她使得书屋海阔天空
我仿佛看到细雨中乌镇的圆拱桥
以及桥上打着花伞的江南女子
我知道乌镇是江南的封面
这幅画于乌镇的肖像画正好是
乌镇精美的封面

数千年了
乌镇的美早已超越了山水
她应该是穿着旗袍的少女
款款行走在白居易《江南好》的意境中
生命中，赛过理想的现实太骨感
远不如这握着画笔的纤巧玉手丰盈生动
开门见桥 推窗见水
乌镇就这样把纯净的靓丽画在我心的画布上
我读到了书香门第的阁楼里大家闺秀
含情脉脉的优雅
那水灵灵的眼眸哟
分明是乌镇清清凉凉的河水
可以倒映出乌镇千年的历史
于是，梦见自己变成一只乌篷船
日日穿越在这悠悠文明的长河里

铭记一个女孩的手势

在广元大街上
炎热的夏天开着一朵少女的善良
我问她南火车站怎么走
她不厌其详地告诉我：可以打的到那里……
说话间，一辆三轮车正好经过身旁
我停下准备上车
已走了一段路了她
回头给我做了一个五指的手势

亲爱的姑娘
我没来得及问你的名字
但我记住了你学生身份的微笑
和正在娇艳开启的善良
望着你的背影
就像仰视一座圣洁的雕像
我感觉你的手势丝毫不逊于
贵妃醉酒西施浣纱



本版稿件在《大周末》网(http://www.qqxh.org.cn)和《潮头文学》公众号同时刊发

